

金剛山說苑纂註

漢書門
類號
二五〇三
函架
一〇六
冊

內閣文庫
漢書
類號
二五〇三
冊架
一〇六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03
冊數 10 (1)
函號 298 64

儒家一四
六五



尾張關嘉纂註

翻刻
必究

劉向說苑

興藝館藏

說苑纂註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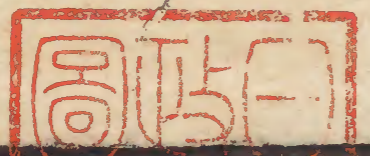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說苑舊刊頗多訛謬讀者病焉關

公德好講此書隨讀訂之又博抄

羣書作纂註既而同志多請梓之

者乃咨余曰竊疑古人必有註之



者但海舶未致之也後若有來則
是蛇足耳且寡陋之所撰恐未慊
乎人意焉其如之何余爲之語曰
昔者肥府秋子羽將校刊墨子第
子請曰敢願先生詳悉之無復有

遺憾也子羽曰二三子過矣古人
校古書且猶多失誤況今人校古
書焉得無有之吾唯存我誤以附
之後者耳後者豈徒已乎哉時余
聞之服其量度今公德亦云爾也

言多身言月
已矣何爲躊躇公德意決遂授梓
蓋誤書思之亦是一適然而難得
乎初學其有滯義也博考則通然
而難得乎寒鄉故訂誤是正使讀
者無勞雙比則其功固多矣初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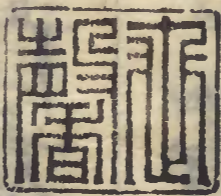
德之學於東都也余亡友井子章
方檢此書適見公德之所爲而喜
之因取其所以筆以屬之且約待
其卒業而序之未果而故矣故余
今言之以證其專力於斯也非一

朝之業云

寬政六年甲寅仲春

尾張

紀德民



說苑新序序

說苑二十卷新序十卷漢中壘校尉劉向子政所

撰漢書曰劉向字子政年十一以父德任為輦郎

序既冠以行修飭擢為諫大夫後為中壘校尉采傳

記行事著新宋集賢校理曾鞏之所序錄者也

序平興國二年始建集賢院校

理謂編校書籍鞏之官也觀鞏之序說苑譏子

政以不能究知聖人精微之際又責其著書建言

尤欲有為於世忘其枉已而為之至論新序則以

為秦漢絕學之後鞏序新序曰先王之遺文雖在

大禁哉漢興六藝皆得於散絕學者知折衷於聖

人史記孔子世家贊曰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

說苑新序

卷之序

斷也中當也言欲折斷其而能純於道德之美者

物而用之與度相中當也

楊雄氏而止耳漢書曰楊雄字子雲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見默而好深湛之思

余謂鞏之文簡嚴質直大類子政獨其詆訶過嚴與

奪失實蓋竊疑之焉夫自三代而下言道者莫純於

孔子今考其書自說易周易序曰孔子既作十翼易道大明而外其於

精微之際蓋不數數也數數猶及及也故曰民可使由之

不可使知之見論語泰伯篇言人之知有至焉有不至焉雖聖人不能強之故能使民由其教而不能使民知其所以教也自然之勢矣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

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見論語公冶長篇言夫子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今夫朱生於絳青生於藍雖踰本色不可復化其質

定也言朱出之於絳而朱於絳青出之於藍而青於藍其色定而不可復化金之在

鎔其為鐘鏞為鼎彝尊壺皆是也及其既有成器

則鐘鏞之不可使為鼎彝尊壺鼎彝尊壺之不可

使為鐘鏞者其質定也鎔鑄器模範也鏞謂大鐘盖道者渾淪

無方本無定質渾或作混水流轉貌苟欲以言而定之者則

道者將必為天下裂子思談道最為精微其言曰

率性之謂道中庸第一章此其至善言者繼之曰鳶飛

戾天魚躍于淵中庸第十二章其言適至是則止耳苟鳶

而必求其所以戾于天則鳶者始膠膠然亂於上

矣膠膠然亂貌苟魚而必求其所以躍于淵則魚者始

亂亂然

膠膠然亂於下矣故雖以孟子亞聖其自序以為功

者惟曰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法以待後之學

者見孟子滕文公下篇而於精微之際蓋亦不數數也孟子

固亦以言之長者道之所以裂也下是而言道者

世號純儒莫過董生然猶泥於禳祥漢書曰董仲舒廣川人也

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又向傳曰董仲舒坐私為災異書禳祥謂災異吉凶之兆東漢諸

人則誣於緯侯後漢都洛陽曰之東漢天象定至

魏晉斷滅於虛無盡矣魏自文帝至元帝五代西晉自武帝至愍帝四代東

獨稱楊雄然雄之所陳有曰爰清爰靜游神之庭

晉自元帝至恭帝十一代時專談老莊之清虛無為不說聖人之名教 耶華之所推

惟寂惟漠守德之宅楊雄解嘲曰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

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漠守德之宅 苟折衷以聖人之論其

亦真能純於道德之美者非邪宋元豐間北宋神宗年號

館閣諸名士謂翰林學士等一日共商較古今人物失得

王介甫言介甫王安石字也漢元晚節劉向數言天下事

疑太犯分漢元帝成帝之間劉向數奏封事言呂天下事王介甫以為向太犯分也呂

晦叔曰晦叔呂公著字也同姓之卿歟言劉向與漢同姓故數言天下事歟

又按漢書向言曰吾幸得同姓末屬繫世蒙漢厚恩吾而不言孰當言者眾以為然昔

屈原以楚同姓傷懷王之信讒遂入秦不反雖放

流作離騷九章諸篇猶拳拳於存君興國史記與昭王與

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君子以為忘欲反離騷見楚辭拳拳猶眷戀也

忠夫以子政為有非者然則屈原亦有非耶按子

政當漢元成間弘恭石顯王鳳方用事尊顯皆擅

國弘恭石顯二人皆少坐法腐刑為中黃門以選為中尚書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

善為請奏能稱其職恭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數年恭死顯代為中書令遂委為政事無小大因

顯白決王鳳元帝元舅為大士大夫一失其肯意將軍秉政倚太后專國權

即介逐誅死不旋踵子政數上章刺譏時事指陳

災異徵應乃至亡國弑君

按劉向傳向上封事極諫曰臣聞人君莫不欲

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

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甲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

孫林父甯殖出其君皆尋常患難時朋友兄弟所

行弑其君則云云不忍容如子政所極諫子政獨斷斷於太子之前

不少休爭斷辨有不啻批其逆鱗者韓非說難云龍喉下有逆

鱗徑尺嬰之則殺人主亦有之批手擊之也史記荆軻傳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是

亦豈枉已者之為使肯枉已則子政以彼其才稍

自貶其取丞相御史不難顧不出彼廼與其所謂

三獨夫者終始相結托獨夫謂蕭望之周堪及向見劉向傳師古曰獨夫

猶言匹夫也托推也則不用困抑以死若此者鞏獨不少貸

之哉夫春秋戰國時先王之澤未泯士君子之言

語行事皆有可稱第以一節見或少戾於中庸之

旨率不為聖人所錄一時韓非呂不韋諸人雖有

論撰又雜以名法縱橫之說名法縱橫者謂刑名法術合縱連橫史記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又呂不韋者

陽翟大賈人也後為秦相國乃使其客人人著余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余

謂數千百年之後凡成學治古文者欲攷見三代

放失舊聞惟子政之書特為雅馴今讀說苑二十

篇自君道臣術而下即繼以建本極於脩文終於

反質蓋庶幾三王承敝易變之道又豈後代俗傳

所得窺其旨要哉或曰傳疑儒字之誤余因刻說苑新序二

書懼學者承誤習謬使子政之心不白於天下迺

為之辨者如此云

嘉靖丁未八月朔嘉靖明世宗年號東海何良俊撰何良俊

史無傳萬姓統譜曰字元朗華亭人以選貢入曹監累舉不第授南翰林孔目三年遂引疾自免寓

居吳城與諸文士邀遊唱和其曾次蓋傲睨千古者也

說死序

劉向所序說死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

餘皆亡宋真宗端拱元年置秘書於崇文院臣從士大夫問得之者

十有五篇與舊為二十篇正其脫謬疑者闕之而

叙其篇目曰向采傳記百家所載行事之迹以為

此書奏之欲以為法戒然其所取或有不當於理

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略之

難也知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

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

藝者七十二人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見論語及

回死又以為無好學者見論語先進篇而回亦稱夫子曰

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見論語子罕篇子貢又以謂夫子之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見論語公冶長篇則其精微

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能無失於其間也

故曰學然後知不足學記之語豈虛言哉向之學博矣

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為於世念其枉已而為之

者有矣枉已而為之者指更生坐誣罔不道免為庶人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乃上封事

等之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為者少也言數好從事而自得成功

少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

得之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故孔子所至之邦

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夫子之求之也見論語學而篇

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

將廢也歟命也見論語憲問篇豈不得之有命哉今向知

出此安於行止以彼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

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夫子稱古之學者為

已又見憲問篇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取

諸左右逢其原見孟子離婁篇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

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叙論今讀其書者知

考而擇之也今當作令一本也上有可字然向數困於讒而不

改其操與夫患失者異矣論語陽貨篇曰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

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無所不至矣可謂有志者也編校

書藉臣曾鞏上曾鞏字子固事宋英宗神宗官至中書舍人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劉向說苑纂註卷第一

明 新安 程榮 校

日本 尾張 關嘉 纂註

君道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

道清淨無為老子云我無為民自化我好靜民自正○淨靜義同 務在博愛

趨在任賢趨速也 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

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廓除也 踔然獨立踔高遠也

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齊宣王謂尹文尹文周處士也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

齊田氏時善學者會棘下齊人

號之棟下生尹
父蓋其一人

為君大端盡
此二語

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
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太德容下聖人
寡為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書洪範曰思曰睿
睿作聖睿者通于
也詩人曰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詩大雅天作
之篇毛傳云
夷易也鄭箋云彼萬民居岐邦者文王則能安
之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役易之道故也

王曰善

成王封伯禽為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為人上之
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
之門擗節安靜以藉之曲禮曰擗節退讓鄭註擗
猶趨也孔疏節法度也
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格者沮隔
不行也博采其辭乃

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
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
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
命而辭

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冶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
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
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
為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夫樹曲木者
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
帝王之號垂顯令之名者也顯令者謂顯
顯令德也易曰

繫辭 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

况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

之况其邇者乎言出於身加於民行發乎邇見乎

遠言行君子之樞機孔穎達云樞謂戶樞機謂弩

牙之發或中或否猶言行之動從身而發以及於物或是或非也樞機之發榮辱

之主君子之所以動天地可不慎乎天地動而萬

物變化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此之

謂也詩大雅抑篇毛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焉不

亡必弑靈公聞之以泄冶為妖言而殺之按左傳

與孔寧儀行交通於夏姬洩冶諫公告二十二子二後

孔子家語五儀解

果弑於徵舒靈公與孔寧儀行交飲酒於夏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聞君子不博有之乎孔子

對曰有之哀公曰何為其不博也孔子對曰為其

有二乘乘猶道史記吳王濞列傳云博爭哀公曰

有二乘則何為不博也孔子對曰為行惡道也家

行上有兼字自守善道也攻人惡道也言雖守善道必以惡道勝之哀公懼焉有問

曰若是乎君子之惡惡道之甚也孔子對曰惡惡

道不能甚則其好善道亦不能甚好善道不能甚

則百姓之親之也亦不能甚夫博食頃而畢挾惡

惡惡道不甚好善道不甚其弊至使詩云未見君

警切使人不敢生怠惰心

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詩召南草

蟲篇毛萇曰惓惓憂也覯遇也說服也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哀

公曰善哉吾聞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

子吾焉聞斯言也哉家語孔作吾

河間獻王曰河間獻王漢景帝第二子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

窮民痛萬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饑

則曰此我饑之也有一人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

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義立德博而化

廣本博作溥溥徧也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恕而

後教是堯道也當舜之時以下見韓詩外傳少異有苗氏不

服其所以不服者犬山在其南殿山在其北左洞

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所以不服所疑衍字與下

究論教焉句上同提舉下事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論教猶未竭也

究論教焉而有苗氏請服天下聞之皆非禹之義

而歸舜之德

周公踐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

三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獄

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

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

得者與何其所臨之民其其諸侯也有饑寒不得衣食

古之州長謂之牧十二州之牧各監一州

君臣間體應若是非禹不若舜也

者有獄訟而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明四目達四聰也書舜典文

孔傳曰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詩大雅民勞篇

河間獻王曰禹稱民無食則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人則我不能勸也故疏河以導之鑿江通於九派灑五湖而定東海九派即九江地理志注五湖在吳民亦勞矣然而不怨苦者利歸於民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故使然焉君主何為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羣書治要人作民皆以堯舜之心為心今寡人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書秦誓罪作過

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民之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其士大夫讓為公卿二國者相謂曰其人民讓為士大夫其士大夫讓為公卿然則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居矣

文王德足臨天下萬姓而不居其位者讓紂也故下化其德讓爵位虞芮見所化而知其所以化亦

固仰文王之德也 二國者未見文王之身而讓其所爭以

為開田而及孔子曰大哉文王之道乎其不可加

矣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敬慎恭已而虞芮自平故

書曰惟文王之敬忌此之謂也書康誥篇

成王與唐叔虞燕居唐叔虞者武王子而成王弟燕居閒暇無事之時剪

梧桐葉以為珪珪圭同說文瑞玉也圭以封諸侯而投唐叔虞曰

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

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

之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國語所謂

史獻書矇誦唐人傳語之義也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公且可

謂善說矣一稱而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

王室之固史記晉世家封唐叔史佚成之

當堯之時舜為司徒司徒地官掌教契為司馬司馬夏官掌兵禹

為司空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后稷為田疇稷播時百穀夔

為樂正命夔典樂教胄子倕為工師倕順百工事伯夷為秩宗

秩序宗尊主郊廟之官皋陶為大理大理治獄官益掌益掌政

澤堯體力使巧不能為一焉堯為君而九子為臣

其何故也堯知九職之事使九子者各受其事皆

勝其任以成九功堯遂成厥功羣書治要作堯遂乘成功以王

天下是故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王道知

堯堯主 卷之一

入臣道知事毋亂舊法而天下治矣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知之有道乎伊尹對曰昔者堯見人而知舜任人然後知禹以成功舉之天三君之舉賢皆異道而成功然尚有失者况無法度而任已直意用人必大失矣故君使臣自貢其能則萬一之不失矣王者何以選賢夫王者得賢材以自輔然後治也雖有堯舜之明而股肱不備則主恩不流化澤不行故明君在上慎於擇士務於求賢設四佐以自輔四佐即四輔尚書大傳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隣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有英俊以

治官尊其爵重其祿賢者進以顯榮罷者退而勞罷弱不任事者是以主無遺憂下無邪慝百官能治臣下樂職恩流羣生潤澤草木昔者虞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此使能之効也

武王問太公曰舉賢而以危亡者何也太公曰舉賢而不用是有舉賢之名而不得真賢之實也非以

舉賢病痛深為括出足懲千古

賢為賢是所得非真賢也武王曰其失安在太公望曰其失在君好用小善而已不得真賢也不得真賢也武王曰好用小善者何如太公曰君好聽譽而不惡讒也以非賢為賢以非善為善以非忠為忠以非信

為信其君以譽為功以毀為罪有功者不賞有罪者不罰多黨者進少黨者退是以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姦忠臣以誹誹謗也死於無罪邪臣以譽賞於無功其國見於危亡武王曰善吾今日聞誹譽之情矣

武王問太公曰得賢敬士或不能以為治者何也太公對曰不能獨斷以人言斷者殃也武王曰何為以人言斷謂為疑太公對曰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不能定所為以人言為不能定所罰以人言罰不能定所賞以人言賞賢

者不必用不肖者不必退而士不必敬武王曰善其為國何如太公對曰其為人惡聞其情而喜聞人之情惡聞其惡而喜聞人之惡是以不必治也武王曰善

齊桓公問於甯戚曰管子今年老矣為棄寡人而就世也就世謂死也吾恐法令不行人多失職百姓疾怨國多盜賊吾何如而使姦邪不起民衣食足乎甯戚對曰要在得賢而任之桓公曰得賢奈何甯戚對曰開其道路察而用之尊其位重其祿顯其名則天下之士騷然舉足而至矣騷然舉動也桓公曰

既以舉賢士而用之矣微夫子幸而臨之則未有
布衣屈奇之士漢書師古註屈奇奇異也踵門而求見寡人者
甯戚對曰是君察之不明舉之不顯而用之疑官
之卑祿之薄也且夫國之所以不得士者有五阻
焉阻隔也主不好士諂諛在傍一阻也言便事者未
嘗見用二阻也壅塞掩蔽必因近習然後見察三
阻也訊獄詰窮其辭以法過之四阻也執事適欲
擅國權命五阻也去此五阻則豪俊並興賢智求
處五阻不去則上蔽吏民之情下塞賢士之路是
故明王聖主之治若夫江海無不受故長為百川

之主明王聖君無不容故安樂而長久因此觀之
則安主利人者非獨一士也桓公曰善吾將著夫
五阻以為戒本也

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
政對曰嬰聞之國具官而后政可善景公作色曰
齊國雖小則何為不具官乎晏子春秋為作謂對曰此非

臣之所復也昔先君桓公身體墮懈辭令不給則
隰朋侍左右多過刑罰不中則茲章侍居處肆縱
左右懾畏則東郭牙侍田野不修人民不安則甯
戚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父侍德義不中信

晏子春秋明上文異

嘉按下文景公時又有弦章聞呂氏勿躬管子復於桓公曰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

不若茲章請置
以為大理如此
則桓公之時有
茲章足證晏子
春秋此作茲章

行衰微則筦子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
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
而不頓漢書賈誼傳芒又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
子致其胙胙祭福今君之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
者也故曰未具景公曰善吾聞高繚與夫子游寡
人請見之晏子曰臣聞為地戰者不能成王為祿
仕者不能成政若高繚與嬰為兄弟久矣未嘗于
嬰之過補嬰之闕特進仕之臣也何足以補君
燕昭王問於郭隗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
城匈奴驅馳樓煩之下樓煩燕地以孤之不肖得承宗

分析明透使
為君者不敢
輕其師

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有然恐王之不
能用也昭王避席願請聞之郭隗曰帝者之臣其
名臣也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

管子兵法云明一者皇帝道者帝通德者王霸者
註夫皇帝王道隨世立名者也其實則一也

之臣其名臣也其實賓也危國之臣其名臣也其
實虜也今王將東面折新為所指氣使以求臣則所役

材至矣折新為所所役南面聽朝不失揖讓之禮
以求臣則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禮相允下之以

色不乘勢以求臣則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拘
也拱手逡巡而退以求臣則師傅之材至矣如此則

上可以王下可以霸唯王擇焉燕主曰寡人願學而無師郭隗曰王誠欲興道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於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燕子聞之燕子燕代也從周歸燕鄒衍聞之從齊歸燕樂毅聞之從趙歸燕屈景聞之從楚歸燕四子畢至果以弱燕并強齊夫燕齊非均權敵戰之國也所以然者四子之力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篇毛萇云濟濟多威儀也

楚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

見左傳宣公十二年

將軍子重

楚莊

王弟公子嬰齊

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

申侯即申公巫

臣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喟然

嘆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而又有師者王其君中

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

君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

曲禮曰其在東

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

為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知不在乎

身自惜不肖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

明王者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

得意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何

說苑卷之一

古今持勝之道不出此

以識其然也越王勾踐與吳人戰大敗之兼有九
 夷當是時也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羣臣曰
言三令近臣五令遠臣聞吾過而不告者其罪刑此處尊位
 而恐不聞其過者也昔者晉文公與楚人戰大勝
 之燒其軍火三日不滅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
 君大勝楚今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
 而安者其唯聖人乎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也
 吾是以憂此得意而恐驕也昔齊桓公得筦仲隰
 朋辯其言說其義正月之朝令具大牢牛曰大牢羊曰少牢
 進之先祖桓公西面而立筦仲隰朋東面而立桓

晏子春秋諫下

公贊曰贊贊相之贊也自吾得聽二子之言吾目加明耳
 加聰不敢獨擅願薦之先祖此事出于筦仲隰朋蓋自誓行其言也
 此聞天下之至言而恐不能行者也

齊景公出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歸召晏子而問
 之曰今日寡人出獵上山則見虎下澤則見蛇殆
 所謂之不祥也晏子春秋無之字晏子曰國有二不祥是
 不與焉夫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
 用而不任三不祥也所謂不祥乃若此者也今上
 山見虎虎之室也下澤見蛇蛇之穴也如虎之室
 如蛇之穴而見之曷為不祥也

章法從樂書來

楚莊王好獵大夫諫曰晉楚敵國也楚不謀晉晉必謀楚今王無乃耽於樂乎王曰吾獵將以求士也其榛藜刺虎豹者藪與叢音義共同刺虎豹于榛叢中也吾是以知其勇也其攫犀搏兕者爾雅兕似牛註一角青色重千斤皮堅厚可制知其事也又考土記商人犀甲七屬兕甲六屬註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鎧尚堅剛用犀兕楚王此稱不徒言可知吾是以知其勁有力也罷田而分所得吾是以知其仁也因是道也而得三士焉楚國以安故曰苟有志則無非事者此之謂也

湯之時太旱七年雒圻川竭煎沙爛石於是使人持三足鼎祝山川祝為主人饗神之辭教之祝曰政不節耶

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詩木瓜瓜箋云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一曰裹魚肉讓

夫昌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再之極也蓋言

未已而天大雨故天之應人如影之隨形響之效

聲者也詩云上下奠瘞靡神不宗言疾旱也詩大雅雲

漢篇毛萇云上祭天下祭地尊其禮瘞其物宗尊也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

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穀楮也昏而生比且而拱

兩手合持曰拱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

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生殃者

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為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

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

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

王道缺刑法違犯家語道缺法圯為殷王太戊之時之事桑穀俱生

乎朝七日而大拱書感有一德毫有祥桑穀共生于朝孔傳云二木合生七日大

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

言也聞諸祖已桑穀者野草也家語草作木而生於朝

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家語飭作側思先王

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

夷重譯而朝者七國譯謂以彼此言語相騰釋也家語七國作十有六國此

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

宋太水見左傳莊公十一年魯人弔之曰天降淫雨谿谷滿

盈延及君地以憂執政使臣敬弔宋人應之曰寡

人不佞齋戒不謹邑封不修使人不時天加以殃

又遺君憂拜命之辱謝辱厚命君子聞之曰宋國其庶

幾乎君子左傳為藏文仲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夏桀殷紂不

任其過其亡也忽焉忽速成湯文武知任其過其

興也勃焉勃興起也夫過而改之是猶不過也故曰其

庶幾乎宋人聞之夙興夜寐早朝晏退弔死問疾

戮力宇內四字三年歲豐政平嚮使宋人不聞君

子之語則年穀未豐而國未寧詩曰佛時仔肩示

我顯德行此之謂也詩周頌敬之篇鄭箋云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羣臣成

成王以敬之敬之故承之以謙云我小子耳不聰達輔佛是任示道我以顯明之德行

楚昭王有疾卜之曰河為祟大夫請用三牲焉三牲

牛羊豕也王曰止古者先王割地制土祭不過望諸侯望祀

境內山川江漢睢漳楚之望也四水在楚界禍福之至不

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不祭焉仲

尼聞之曰昭王可謂知天道矣左傳家語作太道王肅曰求之於已

不越祀也其不失國宜哉吳入郢雖昭王出奔而復國也

楚昭王之時有雲如飛鳥夾日而飛三日昭王患

之使人乘驛東而問諸太史州黎周太史州黎曰將

虐於王身左傳作其當王身乎註曰為人君妖氣守之故以為當王身雲在楚上唯楚見

韓詩外傳昭王作莊王而文小異左傳哀公六年家語正論解並作昭王下章同

之故不以令尹司馬說焉則可令尹司馬聞之宿

齋沐浴將自以身禱之焉王曰止楚國之有不穀

也由身之有匈脇也其有令尹司馬也由身之有

股肱也匈脇有疾轉之股肱庸為去是人也

邾文公卜徙於繹見左傳文公十三年繹邾邑史曰利於民不

利於君君曰苟利於民寡人之利也天生烝民而

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與焉侍者曰命

可長也君胡不為君曰命在牧民死之短長時也

民苟利矣吉孰大焉杜預曰左右以一人之命為言文公以百姓之命為主

人之命各有短長不可如何百姓之命乃傳世無窮故徙之遂徙於繹

說苑卷之六

卷之六

楚莊王見天不見妖而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
天其忘予歟此能求過於天必不逆諫矣安不忘
危故能終而成霸功焉

湯曰藥食先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先獻於貴
然後聞於卑故藥嘗乎卑然後至乎貴教也藥言
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
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
是以明王之言必自他聽之自從也必自他聞之必
自他擇之必自他取之必自他聚之必自他藏之
必自他行之故道以數取之為明以數行之為章

以數施之萬物為藏數猶多為猶成是故求道者不以目
而以心取道者不以手而以耳

楚末王有疾見左傳傳告大夫曰筮饒犯我以義

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吾有得焉必以

吾時爵之言以吾生存日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勸我為之

左傳云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

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遣之大夫許

諾乃爵筮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左傳云與之璧使行

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之矣而為人也而汝不

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之魯衛宋鄭政狹法峻不聽遂

忠傳之功罪
悠然寫出

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殺之

趙簡子晉趙鞅也與欒激遊將沈於河曰吾嘗好聲色

矣而欒激致之吾嘗好宮室臺榭矣而欒激為之

吾嘗好良馬善御矣而欒激求之今吾好士六年

矣而欒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過而黜吾善也

或謂趙簡子曰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

未有過何更君曰吾謂是諾未必有過也吾將求

以來諫者也今我却之是却諫者諫者必止我過

無日矣

韓武子田韓武子姓姬氏事晉得封於韓原獸已聚矣田車合矣

傳來告曰晉公薨武子謂欒懷子欒厲之子曰子

亦知君好田獵也獸已聚矣田車合矣吾可以卒

獵而後弔乎懷子對曰范氏之亡也史記晉世家知伯與趙韓

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為邑多輔而少拂今臣於君輔也黜於君

拂也黜蓋人名未詳姓字拂與弼同為拂違君之意君胡不問於黜也武

子曰盈而而汝欲拂我乎而拂我矣何必黜哉遂

輟田

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

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流潰之以絲繼貫玉乘

也文侯謂左右曰羣書治要侯下有顧字為人臣而撞其

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罪當烹提師經下堂一等師

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羣書治要言上有得字文侯曰可師

經曰昔堯舜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

為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臣撞桀紂非撞吾君也

文侯曰釋之是寡人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為寡

人符符猶後世道士之符不補旒以為寡人戒

齊景公游於萑晏子春秋萑作菑聞晏子卒公乘輿素服

驛而驅之自以為遲下車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

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矣至伏屍

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

晏子春秋外篇
文小異

淫泆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矣

晏子没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質射

侯的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太息播播方矢

也疑與上所謂桓公之時弦章別人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

今十有七年未嘗聞吾過不善今射出質而唱善

者若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臣之不肖也知不足

以知君之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色然而有一

焉臣聞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夫

尺蠖食黃則其身黃食蒼則其身蒼君其猶有諂

人言乎有諂于人公曰善今日之言章為君我為臣

是時海人入魚公以五十乘賜弦章歸魚乘塞塗

撫其御之手曰曩之唱善者皆欲若魚者也若如也

昔者晏子辭賞以正君故過失不掩今諸臣諂諛以

于利故出質而唱善如出一口今所輔於君未見

於衆而受若魚是反晏子之義而順諂諛之欲也

也辭魚不受君子曰弦章之廉乃晏子之遺行也

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為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

以為位也為使為治也夫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

此不與莊子所謂若魚同

大室曰是聖人先難而後獲之道

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

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鄭伯惡一人而兼棄其師

春秋閔公二年經鄭棄其師公羊傳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

故有夷狄不君之辭人主不以此自省惟既

以失實心奚因知之故曰有國者不可以不學春

秋此之謂也

齊人弒其君魯襄公援戈而起曰孰臣而敢殺其

君乎師懼曰夫齊君治之不能任之不肖縱一人

之欲以虐萬夫之性非所以立君也其身死自取

之也今君不愛萬夫之命而傷一人之死奚其過

與民為重君為輕同意

家語致思篇大
同小異

也其臣已無道矣其君亦不足惜也

孔子曰文王似元年武王似春王周公似正月文

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太姒為妃以武王

周公為子以泰顛閔天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

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

動天下正其事正矣春致其時萬物皆及生君致

其道萬人皆及治周公戴已而天下順之家語戴作載王

肅云載亦行也言行已以行化其身正不令而行也其誠至矣

尊君卑臣者以勢使之也夫勢失則權傾故天子

失道則諸侯尊矣諸侯失政則大夫起矣大夫失

官則庶人興矣由是觀之上不失而下得者未嘗有也

孔子曰夏道不亡商德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

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後君子知周道亡

也故上下相虧也猶水火之相滅也人君不可不

察而大盛其臣下此私門盛而公家毀也人君不

察焉則國家危殆矣管子曰權不兩錯政不二門

管子明法云威不兩錯政不二門註臣行君威為兩置臣出政是為二門也故曰脛大

於股者難以步指大於臂者難以把本小末大不

能相使也

說苑卷之十一

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國家之危定百姓之治
 亂在君行之賞罰也賞當則賢人勸罰得則姦人
 止賞罰不當則賢人不勸姦人不止姦邪比周欺
 上蔽主以爭爵祿不可不慎也夫賞賜讓與者人
 之所好也君自行之刑罰殺戮者人之所惡也臣
 請當之君曰善子主其惡寡人行其善吾知不為
 諸侯笑矣於是宋君行賞賜而與子罕刑罰國人
 知刑戮之威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也百姓附之居
 期年子罕逐其君而專其政按左氏傳子罕蓋宋
 平公之臣樂喜宋平
 公築臺之時子罕親扶其不勉者而分謗宋饑之
 時請平公出公粟以貸宋無飢人晉叔向亦稱之

子罕之賢如此而不聞逐其君而專其政此章不知子政由何而記故曰無弱君而
 彊大夫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魚失困則為人作魚國之利
 器不可以借人利器聖迹也言利器只可自用借
 則為盜資此見老子二十六章借
 作此之謂也

劉向說苑纂註卷一終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劉向說苑纂註卷第二

新安 程榮 校

日本 尾張 關嘉 纂註

臣術

人臣之術順從而復命無所敢專義不苟合位不
苟尊必有益於國必有補於君故其身尊而子孫
保之故人臣之行有六正六邪行六正則榮犯六
邪則辱夫榮辱者禍福之門也何謂六正六邪六
正者一曰萌芽未動形兆未見昭然獨見存亡之
幾得失之要預禁乎不然之前

此段見貞觀政要文小異不作未

諸及集言卷之二

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天下稱孝焉如此者聖

臣也二曰虚心白意貞觀政要進善通道貞觀政要

進善善道道勉主以禮誼諭主以長策將順其美匡救其

惡經文功成事立歸善於君不敢獨伐其勞如

此者良臣也羣書治要三曰卑身賤體夙興夜寐

進賢不解數稱於往古之德行事貞觀政要以厲

主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社稷宗廟如此者忠臣

也四曰明察幽見成敗早防而救之引而復之塞

其間絕其源轉禍以為福使君終以無憂如此者

智臣也五曰守文奉法任官職事職一作執辭祿讓賜

不受贈遺衣服端齊飲食節儉如此者貞臣也六

曰國家昏亂所為不道然而敢犯主之顏貞觀政要

有嚴字面言主之過失不辭其誅身死國安不悔所

行如此者直臣也是為六正也六邪者一曰安官

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主饑於

論渴於策猶不肯盡節容容乎與世沈浮上下左

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

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主耳目

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如此者諛臣也

三曰中實頗險貞觀政要頗險一作險外容貌小謹巧言令

細辨忠佞可稱刺骨

說苑卷之二

色又心嫉賢

貞觀政要又心作妬善

所欲進則明其美而隱

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而匿其美使主妄行過任

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

飾非辯足以行說及言易辭而成文章內離骨肉

之親外妬亂朝廷

貞觀政要作搆朝廷之亂

如此者讒臣也五

曰專權擅勢持招國事以為輕重

貞觀政要作以輕為重

於

私門成黨以富其家又復增加威勢擅矯主命以

自貴顯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言以邪墜主不義

明黨比周以蔽主明入則辯言好辭出則更復異

其言語使白黑無別是非無間伺候可推而因附

貞觀政要此七字作諂然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

四隣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賢臣處六正

之道不行六邪之術故上安而下治生則見樂死

則見思此人臣之術也

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

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大道應變而不窮辯於萬

物之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

節風雨如是者舉以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

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時

太室曰三公正四時九卿奉而不失

通於溝

渠修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

利不能利如此者舉以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
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衆疑樂字誤取去與民
同利太室曰大夫同民通於人事行猶舉繩不傷
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關梁實於府庫如
是者舉以為大夫故大夫之事常在於仁也列士
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太室曰列士任
事其要在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政彊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
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以為列士故列士之事常
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天下正凡此四者明
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

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諸父諸兄者夫子謂同姓諸侯也
而小名是謂大順也

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
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參預也書洪範五事

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
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事者五事也宗者統也言

子貢問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孔子曰吾未識

家語賢君篇

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鮑叔名牙齊小白之傳也

子皮罕氏名子貢曰然則齊無筦仲鄭無子產乎虎鄭大夫也

子曰賜汝徒知其一不知其二汝聞進賢為賢耶

用力為賢耶子貢曰進賢為賢家語作進賢賢哉子曰然

吾聞鮑叔之進筦仲也聞子皮之進子產也未聞

筦仲子產有所進也

魏文侯且置相召李克而問焉曰寡人將置相置

於季成子徐廣曰文侯弟名成與翟觸我孰置而可李克曰

臣聞之賤不謀貴外不謀內疎不謀親臣者疎賤

不敢聞命文侯曰此國事也願與先生臨事而勿

史記魏世家文
頗異

足為千古觀
人之法

辭李克曰君不察故也可知矣貴視其所舉富視

其所與貧視其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觀之

可知矣文侯曰先生出矣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

過翟黃魏世家黃作璜下同翟黃問曰吾聞君問相於先生

未知果孰為相李克曰季成子為相翟黃作色不

說曰觸失望於先生李克曰子何遠失望於我我

於子之君也豈與我比周而求大官哉魏世家李克曰以下

二十三字作問子之言克於子君問相於我臣對

曰君不察故也貴見其所舉富視其所與貧視其

所不取窮視其所不為由此觀之可知也君曰出

矣寡人之相定矣以是知季成子為相翟黃不說曰

觸何遽不為相乎西河之守觸所任也魏世家任

之守謂吳起也討事內史觸所任也魏世家無此句王欲

攻中山吾進樂羊魏世家樂羊下有無使治之臣

魏世家吾進先生無使傳其子吾進屈侯附魏世家附

治作守觸何負於季成子李克曰不如季成子季成子

食采于鍾魏世家作什九居外一居中是以東得

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彼其所舉人主之師也子

之所舉人臣之才也翟黃進然而慚曰廷迫觸失

對於先生請自脩然後學魏世家作願言未卒而

左右言季成子立為相矣於是翟黃默然變色內

慚不敢出三月也

楚令尹死景公遇成公乾曰令尹將焉歸成公乾

曰殆於屈春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為歸於我成公

乾曰子資少屈春資多子義獲天下之至憂也而

子以為友鳴鶴與芻狗其知甚少鳴鶴芻狗蓋而

子玩之鳴夷子皮曰侍於屈春損頗為友二人者

之智足以為令尹日當作日二人者不敢專其智

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歸於屈春乎

田子方渡西河田子方魏文侯之師造翟黃翟黃乘軒車載

華蓋黃金之勒勒馬鑣也約鎮簞席楚辭九歌白玉

白玉鎮坐席也然則鎮鎮如此者其駟八十乘子

方望之以為人君也道狹下抵車而待之翟黃至

而睹其子方也下車而趨自投下風曰觸田子方

曰子與吾嚮者望子疑以為人君也子至而人臣

也將何以至此乎翟黃對曰此皆君之所以賜臣

也積三十歲故至於此時以閒暇祖之曠野祖始也

正逢先生子方曰何子賜車輦之厚也翟黃對曰

昔者西河無守臣進兵起而西河之外寧鄴無令

臣進西門豹而魏無趙患酸棗無令臣進北門可

而魏無齊憂魏欲攻中山臣進樂羊而中山拔魏

無使治之臣臣進李克而魏國太治是以進此五

大夫者爵祿倍以故至於此子方曰可子勉之矣

魏國之相不去子而之他矣言必為相也翟黃對曰君

毋弟有公孫季成者進子夏而君師之進段干木

而君友之進先生而君敬之彼其所進師也友也

所敬者也臣之所進者皆守職守祿之臣也何以

至魏國相乎子方曰吾聞身賢者賢也能進賢者

亦賢也子之五舉者盡賢子勉之矣子終其次也

齊威王遊於瑤臺戰國策註威王田齊桓公子成侯卿來奏事

即此自知之明亦可以相

蓋以羅綺為飾

成侯卿即

從車羅綺甚衆王望之謂左右曰來者

何為者也左右曰成侯卿也王曰國至貧也何出

之盛也左右曰與人者有以責之也受人者有以

易之也易者受也王試問其說成侯卿至王謁曰忌

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不應又曰忌也王曰國至

貧也何出之盛也成侯卿曰赦其死罪使臣得言

其說王曰諾對曰忌舉田居子為西河而秦梁弱

忌舉田解子為南城而楚人抱羅綺而朝忌舉黔

豕子為冥州而燕人給牲趙人給盛忌舉田種首

子為即墨而於齊足究為即墨齊之鄙邑甲種首子

太室曰士者治
獄之官治九族
者為大士何也

而足可究於齊忌舉北郭才勃子為大士而九族益親民

益富舉此數良人者王枕而卧耳何患國之貧哉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

五殺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

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

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

穆公知其君子也今有司具沐浴為衣冠與坐公

大悅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

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悅夫

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

如支者亦何
及

說苑卷之二

卷之二

六

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
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致致仕秦
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
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
相而得社稷之聖臣按賓當從人僕謂不俟人之薦君之祿也臣
見賢而讓之臣之祿也今君既得其祿矣而使臣
失祿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
處上位是君失倫也不肖失倫臣之過進賢而退
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
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為上卿以制之公

晉陽趙缺也

孫文為次卿以佐之也

趙簡子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

太室曰此從邯鄲之晉陽也本

文引車吏進問君何為止簡子曰董安于在後

于趙簡子家臣也吏曰此三軍之事也君柰何以一人留

三軍也簡子曰諾驅之百步又止吏將進諫董安

于適至簡子曰秦道之與晉國交者吾忘令人塞

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子曰官之寶

璧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主

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行人掌使之官也姓燭名過言未嘗不為

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對曰此安于之

可謂君明臣良

所為後也。簡主可謂內省外知人矣。哉故身佚國安。御史大夫周昌曰：人主誠能如趙簡主朝不危

矣。漢書周昌傳曰：及高祖起沛，以昌為職志，後為御史大夫。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厨

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之臣

也。晏子春秋田澤作茵席。敢辭。公曰：然，夫子於寡人奚為者

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

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

之序，使得其宜，作為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

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

晏子春秋雜上

晏子春秋問上

齊侯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對曰：有難

不死，出亡不送。君曰：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也。史記黜布傳：疏爵而貴之。若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

若作君。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

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見用，有難而

死之，是妄死也。諫而不見從，出亡而送，是詐為也。

晏子春秋諫作謀，詐為作詐偽。故忠臣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能與

君陷難者也。

晏子朝乘敝車，駕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

寡耶，何乘不任之甚也。晏子對曰：賴君之賜，得以

晏子春秋雜下

壽^二三族^一三族謂父族母族妻族及國交游皆得生焉臣得暖

衣飽食敝車駑馬以奉其身於臣足矣言祿不寡也晏

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輅車乘馬三返不受公不

悅趣召晏子晏子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

晏子對曰君使臣臨百官之吏節其衣服飲食之

養以先齊國之人然猶恐其侈靡而不顧其行也

今輅車乘馬君乘之上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

其衣食而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讓不受也

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

晏子浮罰也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

晏子春秋雜下

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周禮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

車註棧車不革鞅而漆之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者奉觴而

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陳桓子曰君賜

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羣臣之爵

莫尊於子祿莫厚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

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則是隱君之賜也故

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

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身嬰不

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家嬰

不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臣晏子春秋

君作賢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歸事守職

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公家之臣謂之內隸

謀僕隸賤者之稱若有離散在於野鄙者此臣之罪也君

之外隸臣之所職家臣謂之外隸職主也若有播亡在四方

有此臣之罪也兵革不完戰車不修此臣之罪也

若夫敝車駑馬以朝主者非臣之罪也且臣以君

之賜臣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

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簡士待臣而後舉火

者數百家晏子春秋簡作間如此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

賜乎公曰善為我浮桓子也

隨者所為衆人固不識

晏子春秋雜下文小異

晏子方食君之使者至分食而食之晏子不飽晏子

春秋作使者不飽使者返言之景公景公曰嘻夫子

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也是寡人之過也令

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晏子再拜而辭曰嬰之

家不貧以君之賜澤覆三族延及交游以振百姓

禮記月令季春振乏絕鄭玄曰振猶救謂振起其窮困也君之賜也厚矣嬰之

家不貧也嬰聞之厚取之君而厚施之人代君為

君也忠臣不為也厚取之君而藏之是筐篋存也

晏子春秋作是為筐篋之藏也仁人不為也厚取之君而無所施

之身死而財遷智者不為也嬰也聞為人臣進不

於此見賢者取義之精

事上以為忠退不克下以為廉也八升之布一

豆之食足矣布八十縷為升使者三返遂辭不受也

陳成子謂鴟夷子皮曰何與常也陳成子齊大夫陳常也對

曰君死吾不死君亡吾不亡陳成子曰然子何以

與常對曰未死去死未亡去亡其有何死亡矣

從命利君為之順從命病君為之諛逆命利君謂

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君有過不諫諍將危國殞

社稷也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之不用則去之謂

之諫用則可生不用則死謂之諍有能比和同力

率羣下相與彊矯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解國

此章與荀子臣道篇語大同小異

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

尤君之命荀子尤作抗註抗拒也反君之事竊君之重權也以安

國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

故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而

闇君以為已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也明

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

畏賢妬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

至闇桀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此之謂也詩大雅蕩篇

簡子有臣尹綽救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

晏子春秋外篇
文小異

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尹綽曰厥也愛君之醜醜羞也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訾不譽也高繚仕於晏子晏子春秋高繚作高糾晏子逐之左右諫曰高繚之事夫子三年曾無以爵位而逐之其義可乎晏子曰嬰仄陋之人也四維之然後能直維繫也從四方維持而直也管子牧民篇國有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嘗弼吾過是以逐之也

家語困並篇

子貢問孔子曰賜爲人下而未知所以爲人下之道也孔子曰爲人下者其猶土乎種之則五穀生焉掘之則甘泉出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人立焉死人人入焉家語作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言爲人下者其猶土乎

荀子仲尼篇文
少異

孫卿曰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此天下之通義也

也有人貴而不能爲人上賤而羞爲人下荀子有人上而羞爲人下此姦人之心也身不離姦心而行不離姦道然而求見譽於衆不亦難乎

公叔文子問於史叟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武子勝事趙簡子久矣其寵不解奚也史叟曰武子勝博聞多能而位賤君親而近之致敏以遜遜與通貌而疏

之則恭而無怨色入與謀國家出不見其寵君賜之祿知足而辭故能久也

秦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漢書退作下師在上位而古曰與讀曰豫

不能進賢者逐漢書逐作退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漢書

無而字按秦誓至此總與漢書武帝紀詔語同漢書標註秦誓作秦誓今書無此文故傳曰

傷善者國之殘也蔽善者國之讒也愬無罪者國之賊也

王制曰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於衆者殺也禮記

鄭玄註曰今時時啖菘菜葷嫁取卜數文書使民倍禮違制者

家語致思篇

子路為蒲令備水災與民春修溝瀆家語瀆作爲瀆下同

人煩苦故予人一簞食一壺漿孔子聞之使子貢

復之復者反所資裝也家語作使子貢止之是子路忿然不悅往見夫

子曰由也以暴雨將至恐有水災故與入修溝瀆

以備之而民多置於食故與人一簞食一壺漿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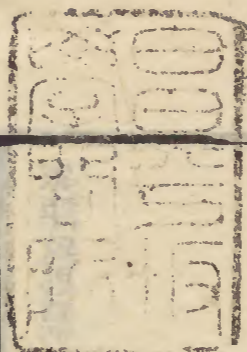
夫子使賜止之何也夫子止由之行仁也夫子以

仁教而禁其行仁也由也不受子曰爾以民為餓

何不告於君發倉廩以給食之而以爾私饋之是

汝不明君之惠見汝之德義也速已則可矣否則

爾之受罪不久矣子路心服而退也



劉向說文纂註卷第二終

慶應乙丑

